

读张振涛先生文章感悟

李乐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摘要：张振涛先生所作《“梅”“笛”析辨》，作者通过多方查阅资料，分三个部分讲述了“梅”和“笛”之间的关系，在这之中逐渐探索深挖到不同时期对这个乐器命名的不同之处。并从它们每个时期不同的特点，当时的文献、诗歌是如何对这件乐器进行记载梳理的非常清晰。最后还将乐器名称的演变过程结合我们现在的音乐环境一并进行研究。这篇文章让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想法，本文将结合这篇文章记述自己的感悟。

关键词：张振涛；文献；感悟

Abstract: In "Analysis and Debate of "Mei" and "Flute" by Zhang Zhentao, the author describ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i" and "Flute" in three parts through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graduall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e difference in the naming of this instrument. And from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eriod, how the documents and poems at that time recorded this instrument is very clear. Finally,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name of the instrument is studied together with our current music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gave the author a lot of ideas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is article to describe my own feelings.

Key words: Zhang Zhentao; literature; perception

“梅”“笛”析辨这篇文章分了三个部分来谈“梅”、“笛”的关系，并且作者想要探究它的源头到底出自何处。

在第一部分的文献记述中，引用大量文献深挖了“梅”“笛”的出处，从《晋书》、《乐府诗集》等著作中摘取搜集，从各朝代诗词作家的作品中去搜集，作者发现修史者编写的著作中对笛的描述，与文人雅士对笛的表述不相同的原因在于：正史中对笛的描述是不加以情感修饰的，只是进行简单的白描；而文人对笛的描述就不单于此了，像文中作者所写“诗歌虽非信史，却报道了流行说法，说明‘新名称’不是专业圈中‘法定’的，而是文人圈中约定俗成的。文人赞赏笛子的雅兴，吸附于‘梅兰竹菊’纠葛一体的情境中，让一件乐器在另一事物的比拟中鲜活起来。尽管正史中充斥着笛名，但流行于世的人文话语，却坚定的另起炉灶。”将一件乐器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情感，做情感的迁移，我想这更能体现出在那个当下笛是多么的受欢迎，语言的尽头才是音乐的开始，这些文人雅士所作的诗词，并非正史，但却是“负担了音乐诗歌的复合载体”。宫廷修史者和编修方志者在说“普通话”，文人雅士却说了“网络流行语”，并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这两个称呼，文人把笛用了比拟的写作手法“巧妙组接，视听通感，虚实相生”不仅能让读者对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还能感受到作者对该事物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共鸣。

第二部分讲了笛箫对调，以演奏方法来说它们如何对调，以时间来说它们如何对调，看过文章后，让我想起比如说昆曲，以前是用“梅”去伴奏的，而现在的民乐，虽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它其实还是受了西方大小调的影响，所以也会出现像D调笛，E调笛等，是为了去适应不同作品的。虽然和钢琴的音准还是有一些出入，但是它的体系已经有所西化。现在学传统的人，已经不会用“梅”去定调了。现在的二人台调弦，用的是“梅”的音准，不是钢琴的音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用钢琴给这些作品配伴奏，配不上的原因，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无论如何它本身的味道还会差一点。

文中说“当乐器更换了一件画龙点睛的小器件并改变了奏法，似乎就与自身的历史断开了，后人也就在名称差不多，描写不明确的记载中迷失了，无法辨认了。”比如说：一个剧种，已经失传了，后人只知道它的凤毛菱角却把这当成了它的全部，一个剧有十几出剧目，这个人只传承了其中的三出，他就认为他传承的这三出就是这个剧的整体，并且把这三出就叫了原来的名字。但其实大部分都失传的了，而后面的人也只听过这一两种就继续把这一两种叫成是原来的名字，因为失传了，所以限制了人们很大一部分的认识。

“无论如何，新式笛开始登堂入室，而且以演奏某一类新曲调而著称，但是，如何称呼既继承传统，又囊括新法人们不得不借用原有的老名称，但又因为其间的不完全相同，必须采用一个既容易理解，又有所区别的名称，于是乎，一种为新乐种专门采用的伴奏乐器，就成了乐部的借用名称，如同老百姓以主要伴奏乐器做比喻，把说唱艺术比作‘莲花落’一样，《望梅花》，《落梅花》以代表曲

目命名乐器，似乎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称谓。”这种既有传统的影子，又开创新法的艺术形式出现了，这样一种杂糅的艺术，名称自然是要与新和旧都相关联着的，那么一直存在的这个伴奏乐器就出来担任这个角色了。

第三部分讲了笛子别称，不叫“笛”而叫“梅”一来是能够在称呼上进行辨别，“说明形制之变，奏法之异，二来昆曲笛师称笛为‘梅’也有脱俗入雅的意义”。毕竟古代时，艺人的地位还是很低下的，但谁都有想要追求美好的向往，所以也可以理解。在笛的音色方面，民间艺人和局内人的观点、看法，往往很大程度都是不同的，在笛这个乐器上也是一样。但这一段在我看来，无论音色是“笛色太亮与管子打架，音乐不中听，太俗气”，还是属于“古笛遗风”，存在即合理。像是一直以来音乐圈中的鄙视链，欣赏角度不同观点看法自然不同，你可以不赞同，但是没必要否定另一种音乐形式。

这段时间反复看了这篇文章，又读了几篇张老师写的其他文章，都清楚明白的，不会很晦涩难懂，但是这一篇“梅”“笛”析辨，之前在我看来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而且各种引经据典，我本来想着，已经有些失传的东西，它流传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可以尽己之能努力传承就很好了，竟然还在想这个名字上边到底讲究怎么回事儿，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正好最近在听中医徐文兵老师讲《黄帝内经前传》，一般的中医都讲黄帝内经，更多的是讲解如何运用，而徐老师讲的前传，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比，而是为了数典不忘祖，文化、文明的失守是很可怕的。可能张老师的这篇文章意义就在于此，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在来到现代的路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既然是以现在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为什么还会有笛师认老不认少呢？笔者认为，站在什么年代就该呈现什么年代该有的样子，继承前人，那是要的，否则就不是继承了，但要是墨守成规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貌也早已不是最初它的模样。

历史的长河中，什么都会变。“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大到朝代更迭，小到生老病死。就像笛的前世今生一样，正史称它作“笛”，文人称它作“梅”，可以共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有人愿意去研究，去辨析这里的前尘往事还是很好的，有学者去给予关注，让它走近我们的视野或许也能成就它新的生机呢。

参考文献：

- [1]张振涛.《“梅”“笛”析辨》[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 2014.2
- [2]黄翔鹏.黄翔鹏文存[C].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
- [3]张振涛.中国人手下的肖邦和中国人心中的肖邦[J]钢琴艺术, 2019.12

作者简介：

李乐瑶(1995—)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钢琴演奏与教学